

检察官举债14年资助贫困家庭

“是刘有仁哥哥救了我们一家人。”2007年12月24日,西北政法大学三年级学生韩鑫含着眼泪对记者说。

15年前,韩鑫正在读小学三年级,父亲因病无钱医治去世,家徒四壁的韩鑫三兄妹面临辍学,这时班主任薛润娥老师告诉他一个好消息:有一个家庭条件“优越”的大学生愿意资助他上学。直到2007年9月,韩鑫才得知,资助他们三姊妹的大哥哥当时也是贫困生。

贫困家庭命运的改变

1994年3月,刘有仁在西北政法学院(即现在的西北政法大学)读大一。当时学校号召大家为希望工程奉献爱心,刘有仁和同学们积极响应。刘有仁来自农村,他知道农村人的艰辛,也理解贫困家庭的孩子对学习的渴望。

刘有仁参加了“手拉手”的帮扶活动,他当时计划,在大学阶段,自己省吃俭用,勤工俭学,可以省出些钱来资助一个小学学生的学业;等到那孩子上初中之后,虽然资助费用会大幅增加,但那时自己已参加工作,应该也能负担得了。

在陕西省子长县希望工程办公室的帮助下,单亲家庭、生活困难、品学兼优的韩鑫成了刘有仁的资助对象,韩鑫当时读小学三年级,是甲班班长。

据韩鑫介绍,他父亲韩文斌曾经是煤矿工人,母亲在家务农,他是家中长子。但1993年,父亲因患肝癌去世。

之后,韩鑫一家住在月租金仅几十元的旧窑洞里。母亲冯玲香无论严寒酷暑、刮风下雨,都起早贪黑去卖煎饼。面对3个孩子昂贵的学费,冯玲香仍一筹莫展。韩鑫和他的妹妹随时面临辍学。

这时,刘有仁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,从此,爱心之桥

在一位贫困大学生与一个贫穷小学生之间悄悄地搭建起来,刘有仁开始了他长达14年的爱心之路。

从1994年至今,刘有仁按时将学杂费等寄给韩鑫,从未耽误。即使向同学借钱,他也会将韩鑫的学杂费凑齐。每年春节前,他都会汇钱给韩家过年。

据冯玲香说,14年中,刘有仁累计资助她家3万余元,超过3个孩子所需的学费。1997年和2007年,刘有仁两次来到他们家看望。

现在,韩鑫与大妹已相继考上大学,二妹读高三。在韩鑫读大学的3年中,刘有仁每年都资助五六千元以上。“今后,我还将尽我所能,继续资助他们,直到他们全家走出困境。”刘有仁说。2007年12月25日,韩鑫告诉记者,2007年刘有仁又资助了他们家6600元。

举债资助的善举

孟子曰:“穷则独善其身,达则兼济天下”。资助韩鑫这样的贫困家庭,对于一个有钱人来说并不困难。然而,对于当时的刘有仁来说,这必须付出十分艰辛的代价。

刘有仁家在湖南省新化县金凤乡,这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中的省级贫困乡,全村480人,人均不到二分田,粮食不能自给,经济收入仅靠卖点树木、竹子换钱。当地村民的现状可概括为六难:吃饭难、行路难、喝水难、读书难、照明难、娶妻难。在这样的普通农民家庭,刘有仁上有姐姐,下有妹妹和弟弟。因家境艰难,姐姐在读小学时辍学。

从刘有仁记事起,借债就是他家的“主旋律”。十几年中,他家举债达7万多元,“债老板”有50多个。有一年,父亲刘仲文为了借一笔钱,往乡信用社跑了10趟,乡信用社



刘有仁(中)和韩鑫一家人

人开始一直不同意借钱,直到看见刘仲文在一旁偷偷流泪,心才软下来。

据刘有仁的母亲回忆:在刘有仁考上大学的时候,为了筹措学费,她跑了几百公里的路,去安化、涟源等地亲友处借钱,最后还把自家盖房用的楼板和耕田的黄牛卖了2000多元钱,才筹齐子女读书的学费。

但是,刘有仁却从没有间断过对韩鑫的资助,哪怕是自己向同学借钱也要及时筹集韩鑫的学费寄过去。而且他从未向韩鑫透露过自己家的情况。

不久前,韩鑫在湖南省检察院网站上得知刘有仁哥哥家里当时的状况,他说:“我当时忍不住就哭起来了,哥哥他们家这么穷,还一直资助我和我的妹妹上学。”

刘仲文曾告诉记者,儿子上大学时,家里因为困难,有两个月没给他寄生活费。儿子却告诉家里,学校对贫困生有补贴。后来他才知道,儿子为了不让自己担心,半个月里只吃馒头过日子。刘有仁资助韩鑫一家的事,不但外人不知晓,甚至连他的父母都不知。

刘有仁大学时的班长、现在厦门市福建兴世通律师事务所当律师的张洪明谈起他时,

记忆尤为深刻:“读大学时,我就看出他家境困难,因为他是我们班上唯一不会骑自行车的同学。从大一到大四,他就是一件外衣穿到底。”

回想过去的苦难经历,刘有仁曾写道:“没钱买菜,从家中带一罐咸菜吃一个礼拜;没钱买书,向同学借闲聊以充饥;没有学费,暑假帮父亲进山伐木,带弟妹到矿山打石头……学习上不能放松,不然如何面对父母;生活上只能艰苦,否则无法继续学业。我默默地忍受着生活的苦难,苦苦地支撑着求知的小船。”

在学校,刘有仁利用业余时间做家教,到街上发传单,一天下来腿都站酸了,能赚10多元钱。寒暑假一回到家,刘有仁又成了“农民”,除了帮助父母完成正常的农活,他还带弟弟妹妹修马路,到矿山打石头。十多年过去了,记者在刘有仁的手掌上还可以清晰地看到那厚厚的老茧。

资助不停留在物质上

刘有仁对韩鑫的资助,不仅是物质上的,更是精神上的。14年来,刘有仁与韩鑫全家保持了纯真的友谊和良好的互动。刘有仁经常去书市选购一些书籍和笔记本之类的

学习用品,寄给韩鑫及他的两个妹妹,常与他们通信、打电话,适时给他们的学习提供一些参考意见。韩鑫三兄妹也非常懂事,经常主动给刘有仁哥哥写信,告诉其学习、生活情况,与其进行真诚的交流。

“有仁哥,在你的帮助下,我各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,我又上领奖台了,这一切都有你的一份。”“有仁哥,我很惭愧,这次中考没考好,没脸告诉你……”“哥,你在大学时课余时间都做些什么呢?……”他们之间更像是亲切的一家人。

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,韩鑫一直立志要考刘有仁哥哥就读的学校。2005年,韩鑫如愿以偿,也考取了西北政法大学法律系。“今年寒假期间,我回老家找了两份‘临时工’,先是参加当地社区组织的‘秧歌队’,每天可赚30元;后来又帮人家卖鞭炮,又赚了200多元钱。”韩鑫兴奋地告诉记者。

韩鑫打算放弃考研,尽快找工作。“我是家里的老大,下面还有两个妹妹读书,我现在只想为母亲、有仁哥哥减轻点负担。”韩鑫告诉记者,他告诉两个妹妹,只要她们好好读书,他毕业后会负担她们读下去。

刘有仁无私的爱心支持和援助,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韩家的三兄妹,正是这种情感的互动,韩家三兄妹才得以自强不息。

“苦难,是生命的玫瑰!”

刘有仁曾在一篇散文《苦难,是生命的玫瑰》中写道:“我们既然选择了黎明,也就选择了黑暗;人类执著地追求幸福,也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有勇气随时准备承受生活的苦难——苦难,是生命的玫瑰!”

刘有仁的同事杨勇说:“平时只是感觉刘有仁是一个勤奋、老实、诚恳的人,真没想

到一个平凡的人也能做出不平凡的事,触动很大,他资助的不仅仅是一个学生,而是拯救了一个家庭。”

2007年12月25日上午,湖南省检察院公诉三处处长肖建平接受《法制周报》记者采访时说:“刘有仁有一颗美丽的心灵,能发现身边需要关心的人,并且愿意伸出援助之手。他14年来持之以恒资助他人,这种精神十分可贵!”

肖建平说,刘有仁出身贫寒家庭,比城市里富裕的人更能体会别人的难处,更能伸出援助之手。十多年来,刘有仁不论是身为学子,还是作为检察官,他都始终如一地默默关爱、支持着韩鑫兄妹们的学业。在他的帮助下,兄妹三人中有两人考入大学,读高中的小妹也成绩优异。

湖南省检察院反贪局党总支书记陈良鹏告诉记者,刘有仁1997年大学毕业,先后在湖南省检察院反贪局和公诉处工作,在近10年的反贪工作中,他兢兢业业、勤勤恳恳。因工作业绩突出,多次立功、多次受到省院嘉奖。2007年9月,他参加竞争上岗,被任命为湖南省检察院公诉三处副处长。

“这么多年来,我只知道刘有仁家庭很穷,他刚参加工作,一个月工资只有几百元,还要供养弟弟妹妹读书。这么多年了,他从来没有向人提起过他资助革命老区的贫困家庭三姊妹上学的事。”陈良鹏说,“他真不容易啊!”

发稿前,韩鑫给记者发来电子邮件表达了自己的心声:“我们只能用行动来报答哥哥对我们十多年的支持。我们会早日完成学业,学有所成,回报哥哥,回报社会。今后我也要像哥哥一样帮助像我这样的孩子,使他们感受到真情的温暖。” 据《法制周报》

绑匪开价500万16小时被拿下

2007年12月12日早晨7时,大同市同煤集团平旺医院前,刘丽军被绑架。刘的父亲时任同煤集团董事长。因受害人身份特殊,加之绑匪开出500万元的赎金价码,此案成为建国以来大同市最大绑架案。

4名绑匪没有任何违法犯罪前科,自以为这样的身份能让他们逃脱法网。大同警方接到报案后16小时,安全解救人质,抓获全部4名绑匪。

2008年1月3日,4名绑匪被批准逮捕。

绑匪全是“急肠儿”

大同土话,把不愿卖力干活儿,梦想一夜暴富的人唤作“急肠儿”。制造这起大案的4名绑匪,全是这样的人物。

郝秦、龚丕仓是同煤集团矿工;陈刚是大同市财政局司机,3人是同学,均为44岁;41岁的武满仓无业,内蒙古人。在被警方定为本案主谋的郝秦身上,“急肠儿”现象特别明显。

1月5日,记者在大同市矿区看守所见到了郝秦。他身高1.7米,微胖,秃顶很严重,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得多。

20年前,郝秦开始做生意,卖西瓜、卖烤鸡、养中巴、开歌厅、开饭店,“生意做全了,可钱没挣下,还赔了6万元。”1997年,郝秦跑到外地开了个黑煤窑。“当时煤炭最不值钱,挖一吨煤24元,18元都没人要。”赔了23万元后,郝秦回到大同,接着上班。1998年在矿上单身宿舍区,开了一家小吃铺,开始“打机荒”。

“干了6年,打了6万元机荒,也把我女人累倒了。”2004年夏天,郝秦妻子一个人搬运整麻袋土豆时,累得大出血。郝秦说,“这么多年,我女人跟着我受苦受累,我最对不起的就是她……”

“人没钱不如鬼”,这是郝秦的口头禅。2005年,他抵押房产证,借了笔高利贷,再到外地开煤窑。这一次,他又赔了20多万元。

再回大同后,郝秦很快在同煤集团马脊梁矿谋到了一个肥差——矿代办员。矿工眼里,这个岗位是工人中最好的,然而,郝秦没有好好珍惜。一年多时间,与队长克扣矿工们4万余元工资,事发后,被从代办员的位置上拿下,依旧下井。一个月1500元的工资,在郝秦看来,简直是活受罪。

2007年6月,郝秦决定绑个“有分量”的人。此后,郝秦先后找到了龚丕仓与陈刚。“我们都40多岁了,生活背景一样,没有钱,生活负担重。”他们将目标定在刘丽军身上。他们认为绑了同煤集团董事长儿子,一定可以敲到大笔钱。

不久,武满仓加入其中。4人经常聚在一起,研究、制定每个绑架细节。

董事长儿子遭绑

经过5个月的谋划,2007年11月初,他们租来无牌桑塔纳车,开始跟踪刘丽军。当时,刘父重病住入同煤集团平旺医院,刘丽军每天晚上去医院陪床,第二天早晨离开去单位上班。半个多月,4名绑匪完全

掌握了刘的行踪。

2007年12月11日晚,4人全住在郝秦家。第二天一早,4人早早起身,分头出发。郝秦坐陈刚的现代车;龚丕仓乘武满仓开的桑塔纳。

车停在医院附近,4人全部进入医院住院部一楼等待。12日7时,刘丽军坐电梯下来,快走至楼门口时,4人将其绑架。

车上,郝秦与刘丽军开始讨价还价,从2000万元开价,一直搞到500万元,刘丽军相当“配合”,主动提出让朋友帮忙凑足送来。刘的朋友康茂接到电话后立即开始筹钱,当天下午5时许,已经筹足300万元,准备前往交赎金时,犯了难。这钱谁去交,交了钱后,绑匪如果要两人一起撕票如何应付?

晚上7时许,康茂与刘妻向大同公安局矿区分局报案。案情上报,山西省公安厅副厅长、大同市公安局局长苏浩立即调动矿区分局、云泉分局、市局刑侦支队、特警,共500余名警力上案。

按照警方授意,绑匪再与康茂联系时,他以现金数额太大,不易筹集为由,拖延时间。每次通话时,康茂都要与刘丽军通话。指挥部确信,在没有拿到赎金前,人质的安全无忧。

两名绑匪落网

按照事先的安排,绑架刘丽军不久,绑匪即分为两组。武满仓开着桑塔纳车,与龚丕仓押着刘丽军;郝秦与陈刚在现代车上,与刘的家属

谈判、索要赎金。“桑塔纳”与“现代”始终在左云一带活动。两辆车走走停停,在大山里,羊肠小道转悠。瞅人烟稀少之地略停片刻后,怕遭人怀疑,接着开。两车相距在30公里开外。

郝秦会说宁武话,按照事先约定,由他出面对刘丽军的家属威胁恐吓,商量价格,通知筹款数量。

当晚,郝秦再与康茂联系时,康称已经凑到300万元现金。他一再强调,一手交钱一手交人。这样的要求,令郝秦感觉不对劲,“人质家属从不敢与绑匪讨价还价,可康态度坚决,称见不到人生意不做了。”接到这个电话,“我预感到对方可能报警了。”

两辆车都在等着康茂凑齐最后200万元,依然在路上不停地行驶着。

郝秦虽然着急,还能尽量克制着少给康茂打电话,倒是武满仓急着让刘丽军不断打电话催要赎金。

当晚8时,武满仓通知郝秦:康茂已经凑够400万元,还在凑钱。郝秦此时已断定警方介入,命令他们:“立即将刘干掉,跑得越远越好。”然而,他的“命令”没有生效。同伙一心想着拿钱,还在不停地与康茂联系着。

当晚10时,武满仓的手机欠费,与郝秦失去了联系。“他们拿着忻州的电话卡,上面有100元话费,不到一天时间就打了多少电话吧。”郝秦感觉到大难临头,13日凌晨4

时,与陈刚潜回大同市。

在陈刚家里呆了几个小时,两人商量开车去北京。逃往北京前,郝秦替武满仓交了话费。过了一会,当郝秦打通武满仓电话时,武向郝通报了个好消息:“刘丽军与他的司机联系上了,钱凑齐了,整整500万!”郝秦闻听后,立即与刘的司机通话,让对方来市区一处游泳场交钱。

其实,这全是警方安排好的。大同公安局分管刑侦的晋润喜副局长说,“用刘的司机换掉康茂,将本已没有信心的绑匪再次稳住,他们才没有放弃拿赎金的行动。”

2007年12月13日上午11时,刘丽军的司机将一个编织袋放在指定位置后,驾车离去。郝秦下车拿钱。“我以为500万,咋也得有些分量呢,用力一拎,狠狠地闪了一下,一摸发现里面是水果箱。”郝秦叫着“完了,完了”钻进车内,催陈刚赶快开车。“我们还没掉过头呢,两辆奔驰车一前一后将道路封死,根本动不了。戴着面罩的特警拿枪顶到头上时,不知人家咋打了我一下,我软软地就倒地了。再睁开眼时,已经被抬到车上。”

成功解救人质

警方抓捕拿赎金的绑匪时,人质已于20分钟前被成功解救。

13日上午9时,大同市新荣区公安分局张文学局长接到市局苏浩局长命令:“搜查境内无牌轿车!”至于疑犯

体貌特征,不知道!

当时,押着刘丽军的绑匪也回到了大同新荣区。

张文学挑出20多名刑警,着便衣,开着地方车分4路在辖区内搜查。“这些刑警实战经验丰富。”

经过侦查,民警确定了绑匪的位置。10时40分,刑警二中队在东旺庄村村口,找到了那辆无牌轿车。两名带枪刑警先上,摸到车边,同时拉开车门,两支手枪顶在了武满仓与龚丕仓头顶。刘丽军被安全解救。

武、龚二人当时正在车内打盹儿。龚丕仓说,“我们自始至终没有感觉到有警方介入,一心就想着拿赎金呢。”

从接到报案到抓获4名绑匪,警方用了16小时。

落网后,云泉公安分局负责审讯。刑警大队长张捍东发现,根本无法展开审讯。“几个人惊魂未定,只说就是个开车的,什么也不知道。”张捍东留出时间让4个人缓缓,慢慢回神。”一直到第二天清晨6时,第一份口供才完整出炉。

郝秦自认为他们4个是太平平凡不过的人,“咋看也是老实人,警察破案时,咋查也不会想到我们!”

两个小时的采访,不需要启发,也不用着提问,郝秦不停地讲述着,包括任何细节。当记者告辞时,郝秦倾诉的欲望似乎还没有发挥得淋漓尽致,总觉得告辞来得突然。“黄粱一梦啊!还是外面好,在这里才知道自己由多可贵。” 据《山西晚报》